

教師的楷模

憶殷煥先師

高更生
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



1980年8月攝於青島(右起：殷煥先、高更生、黃伯榮、文以戰、廖序東)

殷煥先字孟非，筆名齊中、徐茲，別號居養室客、蜀友室客，1913年11月生於江蘇省六合縣一個詩書禮儀之家。1936年考入中央大學中文系，1940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學部，先後師從馬宗霍、趙少咸、羅常培、唐蘭、袁家驊、王力諸先生，具有紮實的傳統語文學的基礎和深厚的現代語言學的理論素養。1948年羅常培曾稱道他，「及門諸子中孟非最為循謹，治學亦兼綜南北雍之長，恪遵師法」。先後在西南聯大、北京大學、雲南大學、四川大學、山東大學任教，曾兼任山東大學中文系副主任、《中國語文》雜誌編委、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、山東省語言學會理事長、山東省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、全國高校文字改革研究會顧問、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顧問、全國漢語拼音教學研究會顧問等，是當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。1994年11月19日因患癌症不幸逝世。

一、複寫例句

1961年至1963年，我跟殷先生學習了一年音韻學、一年文字學。雖然久聞先生大名，但從那兩年的聽課學習，才算真正和殷先生熟悉。


在學習期間，先生每次上課前都將他預先複寫的例句發給每個學生。每次兩三張、三四張。聽課的學生有十幾人，每張例句先生要用複寫紙複寫四遍以上。這些例句都是講課內容必備的例子。例如，殷先生爲了證明上古去聲作爲一個「虛位」的「類」的存在，可以上推到殷商時代，舉了金文、甲骨文的例子。金文的例子是：《大孟鼎》：「畏天畏。」認爲前一個「畏」作動詞；後一個「畏」作名詞，同「威」。爲證明這種「同字不同詞」的破讀現象的正確性，又舉出書證：

《書·洪範》：「威用六極」；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、《漢書·五行志》作「畏用六極」。


《書·呂刑》：「德威惟畏」；《墨子·尚賢下》作「德威惟威」。

《書·皋陶謨》：「天明畏」；《釋文》：馬本作「威」。

殷商甲骨文舉了「受」字的例子：

高祖夔祝用，王受又。（《殷契萃編》第1片）


郭沫若釋：「『王受又』者，王受祐，卜辭習見。」（《殷契萃編》）

辛亥卜貞伐方，帝受授[我出又]。貞帝不其受授[我出又]。（《殷契萃編》1073片）

郭沫若釋：「帝受我又＝帝受我祐。」（《殷契萃編》）

殷先生用甲骨文的例子證明殷商時代已有「破讀」的苗頭。他在1980年寫了《上古去聲質疑》，實際上該文觀點的一些雛形，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經形成。從上面舉的例子可以看出，這樣複雜的例子，全靠口述，學生聽不明白；全部板書，則要佔用好多時間。預先複寫好，課前發給學生，就可以節約時間，提高教學質量。

二、抄寫卡片

那是1973年春天，我和另兩位老師合寫《形似字辨析》，油印後送給殷先生，請他指導。那時山東大學搬到曲阜，殷先生只用了三天，就把稿子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，而且提出了寶貴的意見。更令我驚奇的是，先生審完稿後，又作了1500字的構件卡片。所謂卡片，實際上是一種用很便宜的油光紙剪裁出來的薄紙片。這個工作他早已開始，抽暇就作。離開曲阜的前一天晚上我去向他辭行，見他正在埋頭寫卡片。一個字有幾個部件，就寫幾張卡片，如「湖」字，要寫從大到小「」、「胡」、「古」、

「月」、「十」、「口」六張卡片。我問他爲甚麼要這樣寫，他說：「這樣寫可以統計出在 1500 個漢字中共有多少個構件，還可統計出有哪些複合構件，有哪些單一構件，各種構件在 1500 個漢字範圍內的出現頻率是甚麼。作這樣的統計，對於簡化漢字、整理漢字字形、識字教學和計算機漢字處理都有重要的意義。」殷先生在談這個問題時，精神振奮，話語有力，充分表達了一位老語言學家對學問的執著追求。

殷先生著述很多，例如《曹憲音研究》、《古韻學講義》、《駢辭通釋》、《聯綿字簡論》、《字調和語調》、《反切釋要》、《六合方音》、《漢字三論》、《殷煥先語言學論集》、《實用音韻學》(與董紹克合著)等。他在傳統的文字、音韻、訓詁諸領域和現代漢語的文字整理和簡化、方言調查、語音、詞彙、語法、語文教學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，享譽學術界。

三、「我不署名」

合作寫書，共同署名，這本來是正常的現象。但是殷先生在這種情況下卻堅持說：「我不署名。」

事情是這樣的。八十年代初，殷先生的第一屆碩士生董紹克畢業來我校工作。紹克想寫一本《實用音韻學》。這件事得到殷先生的贊同。經過討論，由董紹克寫了提綱，殷先生作了具體修改，並提供了有關的講稿和資料。然後董紹克執筆寫作，殷先生則逐章逐句進行審閱修改。專著很快就完成了，並聯繫由齊魯書社出版。該書由殷先生寫了序言，作者只有董紹克一人。當時出版社認爲，既然殷先生付出了那麼多勞動，就應當署名。但殷先生堅持不署名，出版社也無可奈何。後來，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，出版社提出該書作高校音韻學教材，有關方面認爲應當由殷先生署名，否則不能做教材用。因此，出版社堅持要殷先生署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殷先生不得不改變自己的主張，勉強地署了名，並修改了原來的序言，變成自序的性質。

殷先生不計名利、甘作人梯、扶植後學的高貴品質體現在各個方面。他除了審改我和另兩位老師的《形似字辨析》外，還對拙著《漢語語法專題研究》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；他的學生張玉來的專著《韻略彙通音系研究》，他曾逐字逐句地進行修改。在 1994 年春天他寫的《自敘小傳》中曾談到羅常培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與深情厚誼，接著寫道：「自斯至今，煥先始終以羅師爲楷模，以至誠至愛善待學生和朋友，以宏師道。」殷先生是這樣寫的，實際上幾十年來也是這樣做的。